

疾病躍然紙上

近年來，國內圖書市場發展蓬勃，出版業的發達，每月每日大量印刷的書籍帶領國內讀者的視野更為宏觀及博覽，各種文學體裁與主題不斷創新，討論的範疇也更為廣泛。文學不再局限於作家的感時哀愁或情愛纏綿，各種符合大眾閱讀需求的書籍在貨架上琳琅滿目。另外，自我意識抬高使得人越來越關心自己的身體與心理，病人不再只是醫學教科書上或醫師口中單純的病人，而是經歷疾病的見證者，疾病的書寫與閱讀漸漸也蔚為風潮。

有人說這是個後物質主義價值時代，各種亂象叢生，當人們重新尋找日漸被遺忘的生命價值與尊嚴時，死亡變成現代人企圖沈溺焦慮及不安時最想問的話題。於是乎，前幾年關於死亡及宗教的文本大量浮現。而「疾病」，介乎生與死之間，也在世紀末的今天由經歷病痛苦

惱的病人或醫師，透過詳細描寫病程及感受，而呈現出有別於醫學教科書裡冷靜且科學化的風貌。

疾病之於人，大體上來說是苦難、折磨；生物學家甚至可能會說是物競天擇的考驗。病人在第一次獲知自己的病情時，反應各有不同，看待疾病也依個性及疾病的輕重度而有不同的感覺；但整體來說，寫下疾病誌的病人大都在對抗疾病的過程裡，能對人生有新的體認與珍惜。因此，疾病誌除了描寫病程及感受外，似乎多少對於有相同遭遇的病友有著鼓勵與陪伴的作用。疾病誌的書寫是否也具有讓病人抒發病中苦悶心情的功能？如果有的話，疾病誌的書寫是否可以視為心理治療的一種？又是否可以被鼓勵進行？我們希望除了介紹此一新興文類的存在外，更能釐清這些疑問。

風起雲湧的書市現象

最深刻的文學體裁莫過於親身經歷的故事，最能引人入勝。醫學或許是最接近人的科學，在疾病纏身的情況下，病人通常會對人生有不同於健康人的觀點及看法。由病人親身經驗所寫出的疾病誌更容易吸引人。或許因為如此，近幾年來，國內書籍走向愈趨多元化，

此類以病人為主角，用第一人稱口吻敘述其罹病過程、心情及感受的「疾病誌」文體也躍上文學類書架，甚至暢銷書排行榜，不再是像從前一樣只能在「醫藥生活」書架上找到，如同「如何吃能讓你健康」諸如此類的書籍



般無趣且學術化。然而，消費者及自我意識的抬高，人似乎愈來愈關心自己，對於疾病的威脅也與日俱增地擔心害怕，病人可以透過尋找相關的醫學書籍獲得疾病的知識，但醫學教科書裡並沒有描繪病人可能發生的心情感受，疾病誌文體於是乎成為病人取得同類病人共鳴的管道之一。他可以發現原來世上受疾病折磨，影響一生的人並非只有自己，在病程中曾在他腦海裡出現過的種種念頭原來別人也有，疾病不再只是孤單一人承受，而是有人可以體會了解的。對一般人而言，疾病誌則是一條較易一窺疾病面貌的道路，捨去艱澀的醫學教條式陳述，轉而用文學性、故事性的體裁比較容易獲得一般普羅大眾的認同。也因此，疾病誌的文學方向補足了疾病帶來的冷漠與孤獨，而疾病誌也在出版社有心的強力促銷，強調科學與人文結合的情況下，不負眾望一本接一本為書籍市場帶來新的閱讀風潮。

古今疾病誌

疾病誌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歐陸開始有傳記書寫的十七世紀，寫作習慣上會將撰寫人物的疾病加以描繪，並且分析疾病對此名人的影響。撰寫的焦點放在疾病對某政治家、作家或音樂家其生活、行誼及作品的影響，疾病病因病理反而談得較少。正典的疾病誌在當時往往由醫師執筆，以回溯式的書寫記錄疾病的面貌，探討個體和疾病間的交互影響，成為

醫學史上重要的文獻資料。但是，現行的正統醫學教育卻因臨床的需要，寫病歷時濾過了情感性的字眼，將疾病及病人規格化及客體化，以醫師為文本的讀者，用制式的敘述將身體及病人拆解為零碎的部份，而且著重疾病所出現的症狀及徵候，目的在以推理式的思考拼湊出病人罹患哪一種疾病。甚而有之，在訓練醫學生時用疾病為主體，只陳列出疾病的特性、症狀、徵候、病理病因、治療，或是只要求醫學生學會臨床上如何診斷及治療，有時會忽略以病人為主的感受與溝通訓練。同一種疾病在不同人的身上會因為個體差異而有不同影響。疾病的病徵也許表現一

致，但醫學應為「cure the patient, not only the disease」。糖尿病的併發症很多醫師都背得滾瓜爛熟，但很少人能真正體會害怕失明、害怕腎衰竭，甚至害怕死亡的心情。「我閉上眼睛，因為這是唯一可以不看到血的方法。...我聽到兩滴穿過樹葉掉落到帳篷上的聲音，接著我把脖子伸長探出頭去，仰天面對著看不見的天空。頓時，眼淚充滿了我的眼睛，我已經完完全全感受到此行所要追尋的孤



寂。」《甜甜圈外的人生》。這是一名糖尿病病人在發現自己出現視網膜病變之後的心情。對她而言，沒有了視力，再也不能靠自己自由活動，隱私權及自主權都會消失，也需要別人的幫助，糖尿病對她的人生不僅有影響，甚至徹底地改變整個生活，而非在醫學教科書上看到的簡簡單單幾行，敘述併發症的原理及結果而已。病人需要醫師給予正確的告知、適度的信心之外，更需要有醫師的體貼。或者疾病誌可以在目前教條式的陳述病情之外，披露出病人真實的感受。

經歷苦難的人

疾病誌可以視為病人在病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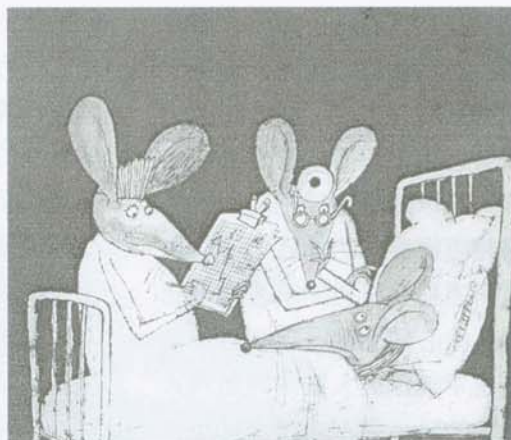
中，開啓自己身體與醫學、疾病的對話。藉由人本能的防禦機轉去對抗疾病或外來的細菌，疾病誌正是描述這些防禦機轉下最真實的部份。現下的疾病誌多少都帶有文學傳記的色彩，與往昔的「某人戰勝某病」類的文體目的及陳述方法都不同。疾病誌著重心情表現，或許也有一些經驗談，但不會藉此鼓勵或介紹對抗疾病的另類療法。疾病誌的作者本身大多具有文學背景，能用流暢的文字表現帶有故事性的病程。如此也比較容易為一般讀者所接受、閱讀。除此之外，更多的疾病誌清楚說明了罕見疾病的正確觀念，尤其是精神方面及神經系統障礙的疾病，糾正

一般人對於這些常被誤解的疾病會有的偏見，無形中成為一種衛教教材。誠如《躁鬱之心》的作者凱·傑米森（Kay R. Jamison）所言：「我希望藉由寫作來告知同業，這種反覆無常的疾病（躁鬱症）的核心，兼具毀滅和創造之矛盾特質。同時，……試著改變大眾對精神疾病，尤其是躁鬱症的態度。」敘述與抒情兼備的疾病誌，易受廣大的

一般讀者接受，也因此能讓罹患相關疾病的人，更易被社會接受，得到社會關懷。

陪伴同類病友

除了改變普羅大眾對一些疾病的刻板印象及錯誤觀念，更重要的是，疾病誌間接鼓勵了人們，當疾病發生時，要勇敢地面對並與之對抗。尤其坦白了疾病的原貌，將使人了解，很多時候我們並不需要過分地隱瞞自己病情，藉由和病友的討論、和醫生的對話，所獲得的會更多；而讓他人分享自己與疾病奮鬥的心路歷程，原來也可以是一件很美好的事。如此也能糾正人們對疾病的異色眼光，尤其是對某些疾病覺得羞恥而不該談論的觀念。一本成功的疾病誌，能使讀者以「健康」的態度面對惱人的「疾病」。



疾病誌撰寫背景

一般說來，目前出現在出版市場上的疾病誌，其疾病的取材在多元中也或有一些相似之處。容易成為疾病誌的題材，大多是病程長且進行緩慢的疾病。此類疾病可能需要病人用毅力和決心長期與之對抗（如《星星的孩子》的自閉症、《走過帕金森幽谷》的帕金森氏症）；可能依賴不間斷的藥物控制（如《躁鬱之心》的躁鬱症）；甚至是隨疾病而來，發生了無法痊癒的併發症或遺留下永久的傷害（如《甜甜圈外的人生》的糖尿病、《潛水鐘與蝴蝶》的腦幹中風、《我停擺的那一年》的腦中風）。這些病人往往能在患病後有著對人生全新的體驗，也需要靠勇氣來持續和疾病作戰，尤其是，病痛長期的侵襲易激發病人的感受，進而提升為靈感及與他人分享的動力，這應是催生疾病誌的背景中相當大的原因。

醫師撰寫的疾病誌

雖然目前大多數的疾病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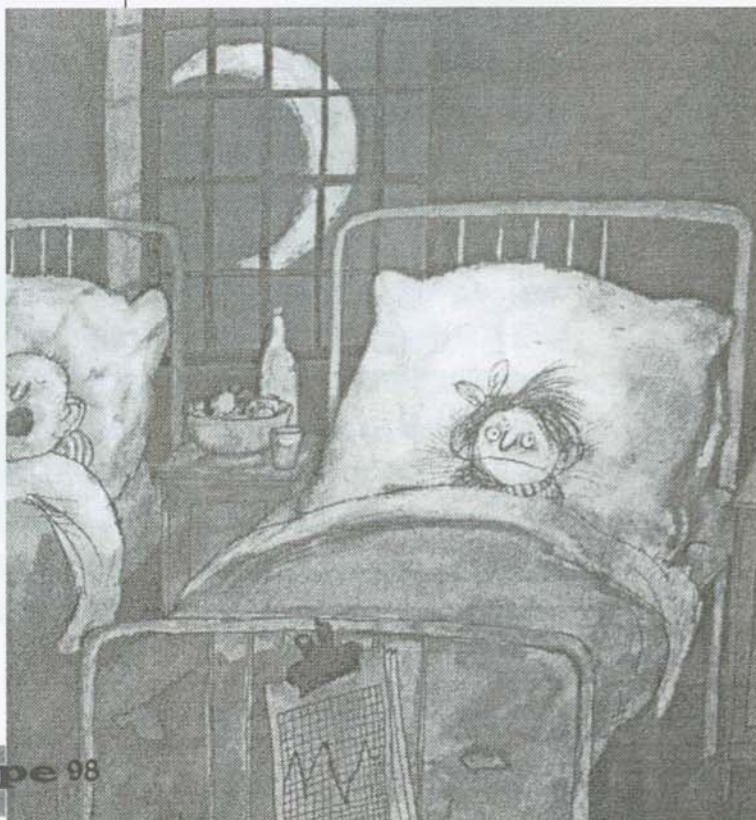
都是由經歷過疾病的患者所寫，然而近年來，我們欣喜地發現，由醫師所著的疾病誌正在增加中：不論是記錄行醫生涯中曾遇到的疑難雜症（如：《錯把太太當帽子的人》、《火星上的人類學家》），或是本身亦患有疾病，從而描寫以醫生兼病人角色來與病痛搏鬥的過程（如：《躁鬱之心》）。再再都跳脫了醫生固有的框架，從傳統面對「疾病」的態度轉而更人性化地去觀察並了解「病人」。由病人的角度出發所寫的疾病誌，比較能夠忠實並傳神地訴說疾病造成的影響及心中的感受，使得醫生能從中明白病人的感覺，掌握病人的情緒；而醫生所寫的疾病誌，則能讓病人了解到醫生富關懷的一面，並體會到醫生也是與自己一起面對難關的人；同時，疾病誌更能做為病人和醫師們選擇治療方式的參考。這些在醫病互動愈趨頻繁的今天，對醫病關係的改善有相當大的功用。透過疾病誌，病人會更信任醫生，更配合治療；醫生將注意到病人的心聲，給予更多更好的幫助。不知不覺中搭起了醫生與病人間的另一座橋樑。

疾病書寫對疾病的影響

然而畢竟，真正親身面對疾病折磨的是病人，那麼疾病誌的書寫在患病的過程中能否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呢？帶給病人本身的，又將是什麼？受病魔纏身總是一件難過的事，尤其疾病帶給人們心靈上的折磨

往往大於身體上的痛苦。更複雜的是，心理反應常常影響了生理的狀態，有時甚至成為病情改善的障礙。「詩人柯立芝（Coleridge）說：痊癒中的病人才能以真實的顏色來看世界。」（《我停擺的那一年》）。從事疾病誌書寫的病人，可以在寫作中獲得情緒的抒解與安定的管道，於是較不容易對生命產生絕望或沉溺於自怨自艾的想法中；而在記錄下自己生病的過程及心路歷程的同時，能讓病人再度檢視疾病帶來的衝擊，重新思考對人生或是對健康的意義。往往經由這一步，病人對未來重新燃起鬥志，也會更理性而坦然地面對疾病。強迫自己回首來時路，當疾病誌完成時，心靈似乎抹去一層塵埃，心理上的平靜甚至將有助於病情的控制與恢復。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疾病誌帶來的影響絕對是多面的，鼓勵疾病誌的書寫應是可以嘗試的目標，不論是由治療者或被治療者，甚至是雙重的角色來從事疾病誌寫作，效果都相當理想。此外，一本好的疾病誌更應善加推廣給醫生、病友、以至社會大眾。國內疾病誌的出版熱潮正是方興未艾，可惜的是其中仍以國外翻譯書籍為主流；能否在不久的將來看到更多本土誕生的疾病誌呢？且讓我們拭目以待。



生命的謳歌

—《潛水鐘與蝴蝶》

作者：鮑比（Jean-Dominique Baudy）

譯者：邱瑞豐

出版：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試想這樣的狀況：突然有那麼一天，你失去了支配身體的權利，全身上下只剩一隻眼睛還能眨，其餘完全癱瘓。諷刺的是，意識仍然清楚，思緒毫不紊亂，你將如何思索你的未來？

用左眼說話的人

「潛水鐘與蝴蝶」這一本雋永小品，作者鮑比（Jean-Dominique Bauby）為法國某知名雜誌前總編輯。在他生命中正意氣風發之時，突發的腦幹中風，使他成為罕見的「閉鎖症候群」（Locked-in syndrome）患者。從此，他清醒的靈魂好似囚禁在一個已稱得上死寂的軀殼內，唯一能與外界溝通的只有他的左眼；而這本著作，就是他癱瘓後用眨眼示意出一個個字母拼湊「寫」成的。體裁類似日記，多以記錄變故後的經歷為主，穿插訴說心中的感觸。若不苟求其較鬆散的寫作方式，它稱得上是一本迷你疾病誌。

生命的改變

顯然地，生命中的重大挫折會改變一個人的心境。作者在昏迷醒來後首先得面對的，

是殘酷的中風事實，他形容：「我突然了悟這個讓人驚惶無措的既定事實，恍如原子彈的蕈狀雲一樣令人目眩，又彷彿比斷頭台上的鋼刀更鋒利。」

然而，接受事實後的適應恐怕才是更大的折磨。他必須一再忍受醫護人員漠視他尚未失去的感覺，而做出令他不適或不願意的舉動。這不禁讓人想到：是否往往一個只是不能表達的人，他的感受容易連帶地被略去？此外，變故帶來的衝擊，反而使他更常用心去感受：他開始意識到原來自己是多麼需要家人（但之前卻連陪孩子都不耐煩）；與老友重溫了年輕時建立的友誼，也更珍惜在病榻時仍能維持的朋友；回憶與前妻曾有的甜蜜及之後的衝突；更是第一次體會到父親的內心

世界。在他中風前的忙碌生活中，這些是絕不可能佔據他的心思的，如今他卻重新感受到了。書出版後的第三天，鮑比即與世長辭，相信癱瘓的日子在造成痛苦與悲傷的同時，也讓他充分回顧自己，得到心靈平靜。

禁錮不住生命的自由

本書的文字平實無雕琢，但其間透露出的生存意志與熱情卻無庸置疑，說這是一本「以生命寫成的篇章」亦不為過。書名中的潛水鐘意為「形體因疾病造成禁錮的困頓」，而蝴蝶則隱喻「生命因想像而具有本質上的自由」。短短一百多頁的小書，卻能引起無限的思緒，如同我們所介紹的其他疾病誌，它所帶給人們的感動，絕不僅止於字裡行間。

「睡人」 —《走過帕金森幽谷》

作者：李良修

出版：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沒有人可以完整地回答，世間為什麼有苦難」。中山大學化學系教授李良修在發現罹患帕金森病八年後，著書記錄他與疾病搏鬥、成長的過程。由於有完整的科學訓練背景，李良修在罹病後對帕金森病有如做學問般的充分了解，也在《走過帕金森幽谷》一書中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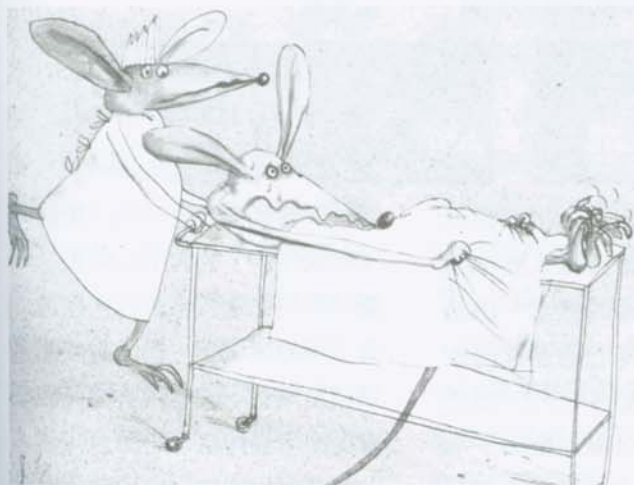
同給學生上課般鉅細靡遺，清楚地解說現今醫學界對帕金森病所了解的致病機轉、侵犯的解剖位置，甚至治療方法、用藥發展歷史都如數家珍。敘述中有一半以上是這位自謙為「帕金森病的業餘導遊」，其實可稱得上是專家的帕金森病患者，自己在艱困的戰鬥過程中獲得的經驗與知識，同時介紹種種治療帕金森病的藥物及外科手術方法，也闡明目前主要的帕金森病治療原則，對於帕金森病病友及家屬，甚或一般醫師、專科醫

師都極具參考價值。不同於其他介紹帕金森症的書籍在於，提供經過數年的疾病發展與治療後所累積及歸納出的經驗，包括服藥方法、飲食與運動、日常作息及心情要如何調適等，為帕金森病病友設想周到。帕金森病對李良修的人生帶來的影響，雖是幽谷卻不能禁錮他的心靈。理智地面對疾病的重要使他避免變成疾病的奴隸，「生活雖然要面對它（疾病），生命卻不一定要被它支配。」他鼓勵病友們尋求正確且科學的現代醫學作治療，而

非一味地相信那些療效尚未經過證實的偏方而延誤病情。無疑地，也因為淺顯易懂，這本疾病誌同時也為目前常因現階段醫療體制而無暇教育病人的醫界，提供一般民眾獲得醫學知識的參考。人世的苦難如疾病纏人者多如牛毛，但能積極樂觀地面對苦難與折磨的人方能獲得心靈的平靜。走過帕金森病帶來的死蔭幽谷，用艱辛的步伐走在帶來希望的無窮迴路上，李良修與他的家人克服了肉體上的障礙，在疾病的衝擊中得到內在的寧靜與安息。

至比醫護人員更準確掌握糖尿病的病程發展，尤其是在因胰島素反應發生的低血糖狀況，常常自以為專業的醫護人員憑著自己的權威性疏忽了病人的警訊，反而對病人不利。不過，即使對糖尿病有充分的認知，安蒂仍經過一段叛逆期，不願再與針頭為伍，胰島素有一天沒一天的打，忽略了自己的身體健康，直到有一天因血糖過高導致酮酸中毒而昏迷，安蒂才開始害怕起死亡，進而懂得好好照顧自己。安蒂的姊姊丹妮絲，從二歲起就罹患糖尿病，1960年代剛發展出用胰島素治療幼年性糖尿病的治療方法，丹妮絲由使用巨大的針筒注射非濃縮液的胰島素製劑開始，直到三十多歲才因長期酗酒、瞌藥，加上糖尿病引發冠狀動脈心臟病而死亡。安蒂自小循著丹妮絲的成長模式長大，對她來說，丹妮絲是唯一的「同一隊的隊員」。丹妮絲的死，及隨後而來的併發症改變了安蒂原來對人生的想法。面對失明的可能，她終於明瞭應該勇敢面對真實的自己，糖尿病讓她的人生與眾不同，她必須正視糖尿病對她人生的種種影響。

「但是生命是我的，我得自己來掌舵」最後她在丹妮絲的墓碑前這麼告訴她。糖尿病病人所害怕的視網膜病變、腎衰竭...等等併發症，其實安蒂也害怕，只因有著父母及丈夫的愛，終能在面對疾病的恐懼中，如同一位腎衰竭的病人告訴她的：「我們都比自己想像中的更堅強。」



少年不識「糖」滋味 —《甜甜圈外的人生》

作者：安蒂·多明尼克（Andie Dominick）

譯者：朱珊慧

出版：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九歲，對許多人而言尚未脫離玩扮家家酒的年紀，安蒂·多明尼克（Andie·Dominick）卻是在那一年開始與她以前總是拿來當玩具玩的注射針筒為伍，一輩子都得靠注射胰島素

維持血糖濃度。由於姊姊也是身為幼年型糖尿病（IDDM）患者，在安蒂發病初期，家人早已對幼年型糖尿病有充分正確的了解，也知道如何照顧及控制，有時因為經驗多了，甚

死亡，你別驕傲 —《重生》

作者：羅伯特·麥克倫

(Robert McCrum)

譯者：張玉芬

出版：新新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身為英國 Faber & Faber 出版社總編輯，羅伯特·麥克倫 (Robert McCrum) 比一般人更熟稔利用文字表達情感，飽讀詩書的他所撰寫的疾病誌更是文情並茂。一九九五年七月重度中風時，麥克倫年僅四十二歲，正值壯年。中風的後果造成生活的劇變，讓他無法忽視或隔絕中風的事實於心靈的角落中。於是，他寫下這個改

變自己生命的事件作為記錄。中風使得麥克倫重新認識一位他從沒有花很多時間相處的人：他自己。因為中風而被迫有時間和機會去探索自己。整本書以時間進行為主軸，佐以疾病過程中的日記，忠實地記錄了他與妻子當時共同經歷的心情。中風的初期，他覺得自己就像被遺棄般，「我覺得自己從外在世界被隔離出來。近來，我對自己的印象像是一隻沒有腿的小蟲或蟑螂，被塵土覆蓋，在死亡邊緣無助地掙扎拍打。」在中風時他所感興

趣的書籍泰半是關於疾病與生死，一度意志消沈的他甚至只和發生過相同事情的人或治療他的醫師說話，顯見病人在病程中渴望獲得共鳴與陪伴的心情。

漸漸接受中風的事實之後，麥克倫開始展開復健及新生活，他停擺的那一年也隨著他女兒誕生的時刻來臨而宣告結束。我們也藉由這本疾病誌看到，麥克倫對自己新的體認，對於愛的重新肯定，也深刻地體會到他所引用「危險等待之處，救贖易於此坐臥。」的真正意義。



天上的星星不說話 —《星星的孩子》

作者：天寶·葛蘭汀

(Temple Grandin)

譯者：應小端

出版：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方面的知識，也很難就現有的圖書深入簡出地獲得正確的概念。由自閉兒撰寫心路歷程而成的《星星的孩子》，就是一本可以增進世人了解自閉症的入門。天寶·

然，天寶代表的是一個已康復（或康復中）的自閉症病人，顯示自閉兒是有希望的，在適當了解的環境下，給予適度的期望及幫助，就能讓自閉兒破繭而出，發揮自己的潛力，而非如過去只能註定在療養機構渡過一生。由老師或心理學家所撰寫關於自閉症的書籍或許有，但無法像由病人本身撰寫的《星星的孩子》般如此生動且深入。正如作家莊裕安所寫道「自閉症像沒有門的房子，躲在裡頭的小孩總不習慣開燈……天寶·葛蘭汀點亮了幾顆星星，讓我們提起關懷好奇，甚至帶點嚮往，像看待聖修伯里那個孤獨而自信的小王子。」《星星的孩子》讓周遭沒有自閉兒的一般人終於有正確的認知，並且用正確的態度去對待。

1943 年肯那爾 (Kanner) 發展出「自閉症」(Autism) 這個名詞之後，五十年來常被誤用、濫用於不恰當的個案，甚至成為訕笑他人的形容詞之一，反映出社會大眾對於「自閉症」所代表的含意並不了解。許多人僅僅望文生義，看到不說話的小孩就懷疑是自閉症，家長更是緊張兮兮地到處尋求醫生診斷治療。對於「自閉症」的不了解，多半是由於目前能教導正確觀念的書籍或教育少之又少，一般人就算想了解這

葛蘭汀博士於 1988 年獲伊利諾大學的畜牧科學博士學位，專長於牲畜處理設備的設計及建造。她以自己身為自閉兒的心路歷程所寫的這本書，並非歌頌主角的勵志書，而是真真實實地描寫自閉症所呈現的特徵，並且有條理地解說目前醫界認為導致自閉症發生原因的推論。主動接觸人，對自閉兒而言本來就很困難，要像天寶這樣向讀者傳達內心深處的感覺及解釋自己心理過程的能力，恐怕更是難能可貴。很顯

探求無止盡的奧秘——《錯把太太當帽子的人》

作者：奧立佛·薩克斯（Oliver Sacks）

譯者：孫秀惠

出版：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不可思議的神經疾患

若說如今醫學界最難解的謎集中在人類的腦，應該不為過。一旦人的神經系統出了問題，所能引起的症狀真是千奇百怪，甚至不可思議。可想而知，負責「發現」，並在能力範圍內「解決」這些問題的神經內科（或外科）醫師，他們的工作該是何等迷人且富挑戰性！神經系統疾病的確深奧難懂，有關病症描述的書籍更常流於枯燥乏味，令一般人感覺遙不可及。於是，一個幽默風趣又充滿人文關懷的神經醫學專家——奧立佛·薩克斯（Oliver Sacks）醫師以極富感染力的寫作方式，完成了《錯把太太當帽子的人》，這是一本有關二十幾個在薩克斯醫生行醫生涯中，所遇到奇妙且具探討價值的神經系統疾病的書；書中以病人為主角，敘述一個個發生在不同人身上，罕見的或不少見的，但都令人傷腦筋的疾病。

嚴格說來，這並非他第一次如此記錄並描繪疾病，電影《睡人》即是根據他之前的著作改

編而成；而在《錯把太太當帽子的人》之後，又完成了類似性質的《火星上的人類學家》，可算是現代醫師從事疾病誌寫作的先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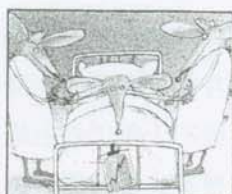
書中探討的神經系統病症，簡單分為「不足」、「過度」、「神遊」及「心智簡單者的世界」四大部分。每一種疾病都有相當特殊的外在（或心智）表現，有些更是複雜到讓人難以置信。例如一個視覺辨識困難的音樂家，不但認不清熟悉的人的臉，還把自己太太的頭當成了一頂帽子；一位本體感覺失去的婦女，突然無法「感受到」身體的存在，而覺得自己是飄在空氣中的靈魂；「杜雷特氏症」（Tourette's syndrome）的患者不由自主地表現出活動力的旺盛，甚至激發了深埋已久的創造天份；年逾八旬的老婦耳邊開始不斷響起五歲以前接觸的家鄉民謠；惡性腦瘤的女孩在末期藉由「夢境」返回印度故鄉，直到死去……。這些都是非常不可思議的病例，而薩克斯醫師用文學的筆調，深入淺出的方式，一段段引領讀者去經歷、去想像。

醫師所寫的疾病誌

除了案例本身引人入勝，

薩克斯醫師更藉由他接觸的病人，探討了許多哲學問題，並試著以病人的心智模式思考。在「迷航水手」這一病例中，他提到「對於一個記憶全然不存在、或記憶完全留不住的人，還能稱他是『存在』的嗎？」在「靈體分離的女士」裡，探討對身體存在毫無知覺的人，是否將產生人格的瓦解、社會定位的失去；對於失語症的病人，他形容他們建構了一個「謊言不侵的世界」；藉由病人的「神遊」現象，討論人的心靈活動與前意識和夢的分別。更重要的是，這本以醫生為角度出發的疾病誌，充滿著對病患的人文關懷：例如他揣摩心智簡單者的世界，認為他們擁有了天生的單純，即使沒有如你我有對抽象事物理解的能力，卻仍能透過「具象」的表達，通往感情、想像與靈性的道路，他們是「上帝的兒女」；此外，由於感動於病人與自我缺陷奮鬥、克服現實的精神，他有感而發地寫到「存在的力量，以及想要活得與眾不同的意志力，絕對是人類最強的力量；這一股力量比衝動還強、比疾病還有力。健康，以及為健康而戰的力量，通常是最後的勝利者。」

誠如作者在序中自述：「我對疾病與對人同樣感興趣」，這本書不僅對醫學生甚至臨床醫師都極具學術討論價值與啟發性，更讓我們看到，好醫生在醫治疾病以外，應該給予病患同樣的人性關懷，並從治療的過程中，充盈了自己的心靈。



我心狂野 —《躁鬱之心》

作者：傑米森（Kay Redfield Jamison）

譯者：李欣容

出版：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聽過「躁鬱症」嗎？知道它是一種什麼樣的疾病，會有哪些症狀嗎？在你週遭，有沒有患躁鬱症的親友，或可曾接觸過躁鬱症患者？你對躁鬱症的認知又是什麼？

大多數的人都知道躁鬱症是一種精神疾病。既然是精神疾病，有關它的研究起步就相當的晚；而相對地，社會價值對它的觀念也就常常是誤解的，甚至認為是羞於見人的，對於躁鬱症病友的關注，更是少之又少。但是，「不關心」，並不代表它「不存在」，事實上，躁鬱症還是個發生機率不低的疾病，而社會大眾對它普遍的錯誤認知，也應該藉由對疾病的了解而改變。坊間或



許不乏介紹躁鬱症的書籍，但由傑米森博士（Kay Redfield Jamison）所著的「躁鬱之心」，卻能讓人在了解躁鬱症的同時，更感動於這本書傳達的坦誠、感性、及對生命熱愛的精神。

傑米森博士是美國一位著名的精神疾病治療專家，同時也是一位具有近三十年病史的躁鬱症患者。「躁鬱之心」是她

兩年前完成的著作，這是一本以描繪自己與躁鬱症搏鬥的歷程為主，並以抒發內心情感轉折為輔的自傳式作品。她傳神地形容

躁鬱症「有其獨樹一格的痛苦、欣悅、孤獨和恐怖」，書中對躁鬱症的發病情況，有相當詳細的描述，且由於是親身經歷的過程，更是將發病當時的精神狀態及思考模式清楚地表達出來，讓即使對躁鬱症一無所知的人，都能透過她細膩的文筆，一窺其面貌，甚至隨著文字一同感受病症發作的威力；相信對精神科醫師來說，也一定能藉此更了解、更貼近自己的病人。

這本疾病誌最可貴最動人的

地方，在於傑米森博士是以近乎赤裸的坦誠，深刻地寫下在他人看來該是「隱私」的疾病，也成功地挑戰並扭轉了世俗的眼光。

她不避諱地談論她的家庭，並且探討成長環境及遺傳對她疾病造成的影響；也在經歷過發病早期不願承認自己「有病」，又長期頑固地與藥物抗爭後，指出「躁鬱症在臨床治療上的最主要問題不在於缺乏有效藥物，而在於病人通常不願服藥」，同時坦承即使本身從事躁鬱症治療研究，發病最初十年仍然拒絕醫療。她也曾對自己的病有著深深地羞恥

和恐懼；也會害怕對情人坦白自己病情的那一刻；在晉身醫院的學術工作後，更常擔心因為自己的病而失去她所鍾情的臨床研究機會。然而這一切，都因她傑出的能力及一貫的坦誠而一一克服。

《躁鬱之心》的另一項特色是傑米森博士不只單純記錄對抗疾病過程，她在書中思考及討論了許多問題：在她經歷多次躁症的激狂伴隨著鬱症的低潮後，不禁懷疑「哪些感覺是真的？哪一個才是真的自己？」；也闡述多年來家人、同事、朋友給予支持她的力量，讓她一直奮鬥下去；一次不成功的自殺更衝擊了她原本受病症痛苦折磨的心境，從而改變了自己；而躁鬱症患者是否該生小孩，在書中也有討論。總之，本書完全忠實地描述了一個躁鬱症患者所面對的各種困難及挑戰，作者也同時透過醫生和病人的眼睛來剖析自己，對一般人來說，它令人感動、讓人折服，使人了解躁鬱症；對躁鬱症病人來說，它更是最好的鼓勵，帶來了希望及對人生的熱情！

〈資料來源〉：

1. 天下遠見出版公司
2. 大塊文化出版公司
3. 新新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4. 《我「病」故我在》，文／李宇宙，中國時報開卷深度書評，1999. 04. 15